



## 点 滴

## 为何人生多烦忧

□ 叔本华

与低等动物不同的人类,由于有了理性,对整个生命生发的多样观点,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几何的、无趣的、抽象的、简单的计划相比。所以,他和低等动物的关系,就像航海家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水手之间的关系,航海家借助航海图、罗盘和四分仪随时随地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航线和海上的位置,而水手只能看波浪和天气来预估。因此,除了具体的生活,人类时常过着一种抽象生活,这很奇怪,也非常值得注意。

在具体生活中,人必须奋斗、受苦,然后像动物一样死去。然而他的抽象生命,正因为面对自己的理性自觉,所以是对具体生活静寂的反省。我们所参考的就是那简单的蓝图或计划。

在这种安静思虑的环境中,一个人觉得过去彻底支配了他,强烈影响了他的只是枯燥无趣的东西,当下和他也无关;他只是旁观者。

——摘自《读书》

## 岁月极美

□ 三毛

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悲伤二十岁已经不再回来。我们在五十岁的年纪怀念三十岁的生日又多么美好。

当我们九十九岁的时候,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,可能快乐得如同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嘿嘿偷笑。

相信生活和时间。

时间冲淡一切苦痛。生活不一定创造更新的喜悦。

小孩子只想长大,青年人恨不得赶快长胡子,中年人染头发,老年人最不肯记得年纪。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,死亡难道不是另外一场出发?

成长是一种蜕变,失去了旧的,必然因为又来了新的,这就是公平。孩子和老人,在心灵的领域里,比起其他阶段的人来说,自由得多了。

因为他们相似。

岁月极美,在于它必然的流逝。

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

——摘自《岁月》



## 社 会

## 00后是怎么享受生活的

□ 李雷

我儿子小学毕业了。小学的最后这个学期,他大概只到学校上了四周课。毕业班会是在网上开的,按要求,他在班会上展示了自己居家自学的成果。展示的最后一项,是介绍自己为了管理好时间,给自己列了一个时间表。

时间表是按我们大人的反复要求才列出来的,疫情期间大人上班也不很正常,三口人常常一起窝在家里,他就很容易被看不顺眼。我们总是觉得他在无所事事,我们就是在提醒他应该去读教材、刷题,或者课外阅读。而且,老师和公众号里的文章都强调,要帮孩子做好时间管理。所以,有了时间表,于儿子而言,是应该少听许多唠叨的。

时间表列成后,我们两个大人一起过了目,在下午两点至三点这个时间段,他赫然写的是“发呆”。他妈妈十分吃惊,问他:“发什么呆,你想啥啊,啥都不想啊?”“谁说啥都不想。享受生活啊。”他说。我们都震惊了。因为我们都没有学会享受生活,至少没有学会那样享受生活。

他又接着说:“我就喜欢躺在那里,啥都不想,特别享受。”

当然,这个时间表并没有执行太久。他甚至从未有发呆超过一个小时。如果发呆超过十分钟,他就要着急,这里走走那里转转,然后装作很自然地去拿手机。你盯著他,他就立即切换成英语单词App,把静音解除,让手机叽里呱啦地念英语。如果你拆穿他,他就装出一副很委屈、很无奈的样子,把手机放下,叹息一声,继续无所事事。

有一回我说:“怎么不去发呆,这不是你享受生活的时间吗?”他总是装着没听见,把目光瞄向窗外,似乎百感交集。

那天下班,路过一家小饭馆的门口,周围响起断断续续的笛子声,扭头一看,一个送餐的快递员,正骑在电动车的车座上吹奏,眼睛盯着导航用的手机,可能在看乐谱。应该是在等着取餐。这样的场景偶尔会出现在短视频网站里,看过几次后,就觉得不新鲜了。但是第一次真正见到,还是很生感叹。



回家后,我对儿子说:“人家那才叫享受生活,不管多忙,总能挤出时间来,亲近自己喜欢的艺术。”“那是享受艺术。”我儿子想了一会儿,反驳说。然后他又开始絮絮叨叨,大意是:享受就是享受,啥也不干。我知道他是嫌我们烦,但是又离不开我们。他真的没有能力像自己计划的那样享受生活。那其实是一种对孤独的享受。其实,我们大人也和他一样。

施罗姆说过,“个体化过程的另一方面就是日益增加的孤独”。我们越是觉得自己需要自由,越是觉得自己无法面对孤独。吹笛子的那位,吹的也许是孤独,也许是等人喝彩。我儿子偷偷地玩游戏,玩儿的既是与虚拟世界的对话,也不排除与我们的斗智斗勇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## 文 苑

## 门与窗

□ 钱钟书

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,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。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。

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,窗多少是一种奢侈。屋子的本意,只像鸟窠兽窟,准备人回来过夜的,把门关上,算是保护。但是墙上开了窗子,收入光明和空气,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,关了门也可以生活。

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,不只是避风雨、过夜的地方,并且有了陈设,挂起书画,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、工作、娱乐、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。门是人的进出口,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。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,而向四垛墙、一个屋顶里,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,驯服了它,给人利用,好比我们笼络野马,变为家畜一样。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,不必去找光明,换空气,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。所以,人对于自然的胜利,窗也是一个。我们刚说门是需要,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。譬如饿了就要吃饭,渴了就得喝水。所以,有人敲门,你总得去开,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,也许像德昆西的《论谋杀后闻打门声》中所说,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,也许是浪子回家,也许是有借债(更甚是讨债),你愈不知道,怕去开,你愈想知道究竟,愈要去开。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,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,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。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。但是窗呢?你清早起来,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,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,是雪,是雾,是雨,还是好太阳,决定要不要开窗子。

——摘自《钱钟书集》



## 心里有本清楚账

□ 褚时健

那一年,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,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。我把原本由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,烤酒、卖酒。一个15岁的少年,独自做烤酒这件事,还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,心里有些恍惚: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?

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,因为我认真,负责任,心里有谱。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: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,会总结,找到规律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,规律搞清楚了,办法就出来了。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,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。

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,我经常对那些作业长说:你们不要傻做,要学会掌握技术。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,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。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,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?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,井冈山时期驮枪又驮炮,但它什么也评不到,为什么?它不进步嘛。人家求进步的,评

大将评上将,对不对?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,莫糊涂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,经验都在肚子里,动手做就可以了,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,包谷用了多少,燃料费花了多少,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,再简单都要记下来;卖完酒后,算一算,盈余了多少,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。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,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。

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,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的出酒率高,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。我那个时候烤酒经验多了,敲敲酒缸就知道酒的度数有多高,现在这个本事我仍然是有的。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: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?其实就是认不认真,会不会做成本核算。

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,认真很重要,成本核算也很重要。

——摘自《党政论坛》

## 生 活